

# 好莱坞的“美国队长”来自西西里

■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1月，哥伦比亚影业迎来100周年大庆，“火炬女士”照亮影史长河100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与哥伦比亚影业携手策划“百年造梦”庆典单元，展映的两部弗兰克·卡普拉导演代表作《一夜风流》和《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不仅缔造哥伦比亚影业早期的辉煌，更为好莱坞制造“美国故事”的范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传承至今的一部分“传统”，是由卡普拉创造的，他是电影界的“美国队长”，尽管他来自一个贫穷的西西里移民家庭。

卡普拉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偏僻乡村，5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这一家人在纽约上岸时，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他原名弗兰切斯卡·罗萨里奥·卡普拉，这是个一目了然的典型意大利名字。卡普拉对自己的意大利裔身份讳莫如深，在离家求学时就设法掩饰，甚至割断他和意大利裔社群的关系，斩断少年时代在洛杉矶红区演唱的痛苦回忆，并且把名字改成更美国化的“弗兰克·卡普拉”。这是他身上相当矛盾的一点。他电影里的那些“一文不名”的主角们丝毫不怯于低微的出身，他们经历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冒险，在艰难时世里反复验证着“小人物也能成大英雄”的人间童话。这些成人童话的创造者卡普拉，在他的现实人生里走过了截然不同的轨迹，他的个体身份认同是一场绚烂“美国梦”包裹着阴霾之心。

1918年，卡普拉从加州理工大学的化工系毕业，当时一战尚未结束，他被征兵入伍，在大战的最后一年里，做美国陆军的随军数学老师和助理军官。退伍后，他找不到固定工作，做过图书推销员、补课老师、园丁和临时演员等各种零工，直到意外给旧金山的一位舞台剧演员拍了部短片，顺势进入正处在飞速上升势头中的美国电影业。从1922年到1928年，卡普拉从片场杂工做起，剪辑、场记、道具师、摄影助理和编剧，这个行业所涉及的每个工种他都能做，在默片向有声片过渡的那两年，他已经能独立执导卖座喜剧。1928年，他加入哥伦比亚影业，开启他和片厂共同的“黄金十年”。

早期的好莱坞，群星闪耀的米高梅和财



大气粗的华纳、派拉蒙合称“三大家”，哥伦比亚影业被视为“穷街小厂”，即便捧红了芭芭拉·斯坦威克、《闲花泪》和《奇迹女人》等电影大获成功，到1934年，哥伦比亚影业仍是一家捉襟见肘的中小成本电影公司。这年《一夜风流》开机，男主角克拉克·盖博是米高梅的头牌，正和公司闹矛盾，米高梅高层一气之下把他发配到哥伦比亚演小成本爱情片，以示惩戒；女主角克劳黛·考尔白的东家是派拉蒙，哥伦比亚影业给对方写了欠条“借贷”女明星。考尔白扮演逃婚的白富美，盖博是痞里痞气的穷记者，这对狭路相逢的欢喜冤家，从相看两厌到非卿不可，两人之间隔着的阶层壁垒，就那道虚张声势的毯子墙一起，在真爱的小号曲里塌方，穷小子抱得美人归。当时整个好莱坞认为这是一部小打小闹的糖水爱情片，谁能想到，这将是一部空前绝后横扫奥斯卡奖的“神作”。之前没有、之后也再没出现过任何一部电影像《一夜风流》这样，包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最好的浪漫爱情片。今天的观众也许会揶揄这部电影的情节“全是套路”，但是在90年前，卡普拉和他的编剧是这个“万金油套路”的创造者。这部电影成为好莱坞爱情电影的模板，哪怕黄金好莱坞成了旧好莱坞，旧好莱坞更新到好莱坞，“爱情电影”这种类型没有被消除，它的核心元素、议题和冲突方式，甚至男女主演产生银幕化学反应的表演思路，都在延续着《一夜风流》缔造的“传统”，这是好莱坞的“传承”。

在《一夜风流》首映时，这部电影更有一层别样的“时代意义”。1934年的美国仍被笼罩在大萧条的阴云下，卡普拉在普遍绝望的困境中制造了喜剧的神话。《一夜风流》的“神话”不是一夜暴富或跨越阶层的幻梦，正相反，电影里的每个人的处境实则是很糟糕的，金尊玉贵的贵族跌落了阶层，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找不到奋斗的路径，他们相爱相杀的公路爱情，何尝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浮世绘。卡普拉没有美化贫穷和痛苦，但是他有一种宝藏般的幽默，这种幽默带来了通透和超越感，把沉痛的现实主义转换成愉悦的喜剧。

卡普拉和哥伦比亚影业之间共享的“最好的时光”，是导演和片厂互相成就的。片厂给予导演足够的创作自主权，允许他在通俗情节剧里作出暗藏锋芒的政治表达，导演投桃报李，调配出能被最大公约数的观众所乐于接受的“美国故事”。《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就是双方合作的高光时刻。《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和《迪兹先生进城》《约翰·多伊》《生活多美好》被并称“卡普拉爆米花”，这四部影片的共性都是讲述来自美国小镇的小人物，以一腔理想主义的热血对抗腐败的精英阶层和被他们把持的社会系统，小人物为更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谋权利。卡普拉曾经总结过他的创作：“我一定会站在生来贫穷、生来低微、因为种族或阶层而被轻贱的那个群体一边，至少在银幕上，我可以让他们赢。”结合他的电影，这构成了信息量极大的表达。

当美国战后的年轻人展开轰轰烈烈的嬉皮士运动，好莱坞走到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卡普拉离开电影界，大隐于世地种起牛油果。他的创作集中在大萧条和二战以后，在美国社会最彷徨时，他的电影带来黑暗中的笑声。

##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

# 光影之约



■本报记者 卫中

当剧本、音频、视效甚至银幕上主角的表演都可以通过AI生成，影视创作者们既为AI带来的降本增效所振奋，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技术革新的滔天巨浪下奋力搏击。在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科幻电影周金爵论坛上，多位电影人围绕“AI+电影：科幻新视野与新质生产力”这一主题，展开精彩纷呈的讨论。

在描绘AI与电影融合的现状与未来图景时，如何在技术浪潮中保持独立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导演黄建新所言：“电影可能是最早受益于AI技术的领域之一。电影人要以拥抱和开放的态度，去迎接人类的未来、去迎接电影行业的未来。”

### “AI应当被视为人类智慧和意识的延伸”

“先不要急于对AI‘是什么’下定义，先学会与AI共生。”黄建新认为，人类拥有冲破一切束缚的想象力，而AI则有着超越人类个体认知的能力。这种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平衡互补，决定了“AI应当被视为人类智慧和意识的延伸”。

作为中国电影艺术与AI技术交汇的探索者之一，黄建新早在1986年执导的《错位》中就涉足了AI概念，后来又又在AI修复电影底片的实例中切身感受到AI技术对电影表现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自己深刻的理解：“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以文生视频大模型为代表的AI技术，能够创造出三维世界中不存在的人，更是打破了不同维度世界之间的界限。”在黄建新看来，电影与AI技术的结合，是艺术与虚拟现实本质相通性的自然延伸，“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在电影中出现的AI通常具有自主思想、情感，直接影响着剧情的变化；而现实中的AI在电影产业工作流程中起着降本增效的工具作用。AI研究领域的青年科学家戴勃从技术角度出发，分享了他对AI未来发展的期待和思考——从生命体角度，人们希望AI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但从工具角度，人们希望AI只需要根据指令完成输入和输出的任务——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AI本质上是包括思想、技术和流程在内的人类社会知识的外延。”戴勃相信，随着AI技术的演进，它将促进艺术与技术的进一步融合，甚至可能催生类似元宇宙这样的全新的叙事艺术形式。对于AI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他认为AI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人：与这个世界交流、与过去的人交流、与不同情绪下的自己交流。

### 对辅助创作保持清醒与审慎

新一代创作者正积极拥抱AI，将其作为激发新奇创意的工具。编剧王红卫发现，AI在剧本创作中的辅助作用日益凸显，帮助电影工作者在海量信息中找到可行的路径：“我们尝试让AI为剧本提供从视觉表现到技术、剧情桥段的多个方案，这是单一编剧或技术专家难以实现的。”他也指出，艺术创作中那些打破常规的个性表达，是AI难以完全替代的，人与AI合作共创才是未来的趋势。AI的价值在于对电影叙事艺术和体验模式的潜在革新，尤其是在结合新技术和新娱乐需

求下，极有可能催生全新的艺术形式。

“我们这代科幻作家很幸运，因为我们没有使用AI进行创作；但未来的作家无论是否使用AI，都可能被怀疑使用了AI。”科幻作家王晋康以一句玩笑话道出，从长远来看，AI创作将超越人类。王晋康分享了自己一个对AI的观察视角和态度变化：在他早期作品《生命之歌》中，AI是仰视人类的；但在他近期的作品中，AI已经开始俯视人类。随着AI的功能越来越强，使得“辅助”和“抄袭”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文学创作的维度，王晋康对AI辅助创作抱审慎态度。他强调，虽然AI在信息量和技巧上有显著优势，但它无法体验个体生活的鲜活经历，这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越来越多年轻创作者开始利用AI作为辅助工具时，保持创作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则至关重要。

### 降本增效之后，美学创新才是核心概念

“以往手绘动画的速度很慢，往往跟不上现实世界里的变化速度，这是困扰我们很久的问题。”在《超时空要塞》《攻壳机动队》《机动战士高达》等作品中设计过众多经典形象的河森正治则从动画产业的角度，探讨了AI在简化动画制作流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重复性高的工作，AI能够显著提升效率。”河森正治同时指出，“我们不仅要思考AI能做什么，更要思考AI不能做什么，避免出现大量同质化的内容，以确保画师发出独特的设计潜力”。

未来电影的形态和创作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但电影美学的核心概念仍然存在。电影美术指导霍廷霄聚焦于电影美学的未来发展，强调在技术快速进步的当下，如何保持电影的美学质感，同时融入新技术，是电影美术面临的挑战。AI技术对电影美术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电影美学的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他认为中国电影在科幻领域需要找到自己的“根”，即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以区别于好莱坞模式，推动中国科幻电影的独特发展。

### AI的“想象力水平”也需学习提升

在导演兼编剧董润年看来，尽管AI在提供大量创作素材方面表现出色，但缺乏突破性的创新能力，有意思的是，在AI技术尚未成熟时的一些“错误”，反而出现过超出人类想象力的“灵光一闪”，这与人类在创新时往往是脱离原有艺术规律或传统路径，有点相似。“但现在大多数AI生成的作品，越来越像一个平均创造力的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董润年发现，新一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正在影响AI，进而促使电影人思考如何在技术与艺术间寻求新的平衡——“现在正在指导的本科生是2003年前后出生的，我教授他们写作时，发现这一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隐喻的表达或是对话背后的潜台词，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理解。”这一代年轻人的表达和逻辑更为直接，而在互联网上学习人类的知识和表达时，随着时间推移也会逐渐受到这种影响。

## 好故事照亮国产科幻电影发展前路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上，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悬疑剧《梦之海》、中法合拍科幻片《瓦朗索尔1965》、仇晟导演长片《比如父子》等多部科幻影视新作亮相推介活动，充分展示了科幻作品的多元生命力。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卫中

科幻电影，与高投入、大制作、惊人视觉特效这些词之间并不完全画等号。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上，一批最新披露的科幻文学IP/影视项目备受瞩目。业内人士欣喜地发现，国产科幻影视作品和科幻文学IP改编正在提速。在谈到科幻文学向科幻影视转化如何迎来“高质量发展”相关话题时，电影制片人、编剧王红卫特别提醒，资金和特效（技术）并非科幻电影更进一步的绊脚石，关键还是“要有好的故事内核”。

### 六部科幻影视作品揭开神秘面纱

科幻电影要承担科普的职责吗？科技属性较少的软科幻是否属于科幻作品？科幻作家王晋康认为，尽管科学是科幻作品的骨架，但不必刻意强调科幻的科普功能，不要刻意区分软科幻和硬科幻，而是应当关注对科学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前瞻性的思考。

亮相推介活动的多部科幻影视新作呼之欲出，充分展示了科幻作品的多元生命力。动作科幻片《群星闪耀时》由章笛沙执导，讲述了在未来时空中一次航天员返航行动中遇到复杂情况后衍生的冒险故

事。该片通过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特技场景，塑造了一个富有张力的未来太空世界，同时充分展现了人性在危机中的挣扎与救赎。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科幻悬疑剧《梦之海》探讨了“艺术是否是生命的终极形式”话题。在该剧中，外星高等文明将地球上的水升到太空塑造成美丽的冰环，但这个艺术创造的代价，是人类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中法合拍科幻片《瓦朗索尔1965》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的世界首映新片亮相，该片根据法国历史上真实的“第三类接触事件”改编，故事聚焦于一个法国农民在报告了不明飞行物后对他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

此外，根据王晋康的八篇科幻小说改编的《生命之歌·王晋康短篇集》、仇晟导演长片新作《比如父子》，以及由孙若希制片、杨杨铭和范凌冰编剧的青春奇幻片《教室外面很危险》纷纷亮相，收获了业界关注。

### 让优秀故事照亮科幻电影的未来

科幻文学是科幻电影的重要IP来源。通过推介优秀科幻文学IP和文学底蕴，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优秀科幻IP的转化，不仅为科幻作家和电影人搭建了更好的交流平台，也为市场带来了“下一个”科幻影视爆款更多期待。

那么，什么样的科幻文学更适合被改编为科幻电影呢？王红卫谈了自己的看法：“好的科幻文学要有坚实的内核，让电影改编既有坚实的抓手，又有充分的发挥空间。”他期待更多好故事出现，让中国科幻电影的未被进一步照亮。

科幻作家张冉的新作《止水》讲述了一位母亲尝试使用“止水”的架空科技，通过深层次记忆渲染让患有渐冻症的儿子在沉睡中体验剧本人生。这部作品在科幻的架构之上探讨人性的光辉与亲情的力量，因而被王红卫认为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它集中展现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性和情感的思考，有着非常丰富的视觉化潜力。”任青的作品《向北方》在东北硬冷影像气质之下，又渗透出青春回忆的暖色调：儿时的伙伴是真实存在还是脑海中的想象？自己深信多年的事实是真还是谎言？科幻和悬疑元素共同构成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影视化前景令人充满期待。

杨晓晴的《麦浪》通过描述气温变化导致的环境灾难，展现了一个关于人类与生存空间的故事。这部作品叙事风格独特，情节生动，同时又浓墨重彩地渲染了科学与自然两股伟力之间的角逐。此外，谢云宁的《穿越土星环》、孔欣伟《当爱情成为瘟疫》以及何夕的《异域》等科幻文学佳作，在推介中也赢得了不少影视制作代表的关注与好奇。